



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

孟子
译注

金良年 译注



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

孟子
译注

金良年 译注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孟子译注/金良年译注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
2016.7

(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)

ISBN 978-7-5325-7824-5

I. ①孟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儒家②《孟子》—译文
③《孟子》—注释 IV. ①B222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36420号

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

孟子译注

金良年 译注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)

(1)网址: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guji1@guji.com.cn

(3)易文网网址:www.ewen.co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0.875 插页 5 字数 209,000

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,100

ISBN 978-7-5325-7824-5

K·2117 定价: 25.00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前 言

过去习惯将儒家思想称为孔孟之道，“孔”当然是“至圣先师”孔子，被称为“亚圣”的“孟”乃是指战国时代儒家的著名学者孟轲（约前 372—前 289 年）。他的故乡在现今山东的邹县，距孔子的家乡不远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只为他作了一篇一百四十字的传记，其中还包括了近五十字的时代背景介绍，因此，后人对他生平的了解十分粗略。据说他的父亲名激，很早就去世了，小孟轲实际由他的母亲抚养长大。孟子在幼年很得力于母亲的教诲，“孟母三迁”的故事从汉代的《列女传》开始，后来还写了大名鼎鼎的通俗读物《三字经》，被作为贤母教子的典范事例而广泛流传，在过去几乎家喻户晓。孟子长大后，曾“受业子思之门人”（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，子思就是儒家宗师孔子的孙子），奠定了他对儒家学说的终生信仰。学业成就后，他像当时许多学者一样，一面设帐授徒，一面历游各国，向诸侯国君游说。他曾先后到过齐、宋、滕、魏、鲁等国，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，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过学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由于当时的君主不采纳他的治国主张，所以他就不再过问世务，以著作的方式阐发儒家学说，写成了《孟子》一书。但后人一般认为，今天所见的《孟子》并非出于孟子自作，它和《论语》一样，也是由他的门徒编纂而成的，不过与《论语》稍有不同的是，其中的部分章节很可能经过孟子的亲自润饰。

—现在流传的《孟子》共有七篇，约三万五千余字，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诸子略”的记载，西汉时的《孟子》传本有十一篇，今本《孟子》七篇属“内篇”，另有《性善》、《辨文》、《说

孝经》、《为政》等四篇为“外篇”。东汉时为《孟子》作注的赵岐认为，这四篇的文辞、风格与“内篇”有很大的差异，可能是后人的伪作（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》认为，外篇的题目“都是有独立意义的，因此跟七篇大不相同，可以断定它们与七篇不是同时期的作品”），所以后来就逐渐亡佚了，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已不见这四篇的踪迹了。至于现在所传的《孟子外书》四篇则出于明人伪撰，早在清代就已是无可改移的铁案了。

《孟子》一书，原来只是一般性的儒家著作，不属于儒家经典之列。东汉学者王充甚至还有《刺孟》之作，对《孟子》大加挞伐。大约从唐代开始，由于儒家“道统”说的提出，《孟子》的地位渐渐抬高，孔、孟并称的提法日益增多。唐代就曾有多次要求提高《孟子》一书地位的请求，如代宗宝应二年（763年）礼部侍郎杨绾疏请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兼为一经，懿宗咸通四年（863年）进士皮日休请立《孟子》为学科，但唐末所刻的“开成石经”中仍没有将《孟子》列入。到了宋代，统治者正式将《孟子》升格为“经”。经南宋淳熙年间理学家的鼓吹与《四书》的编纂，《孟子》作为“经”的地位才正式固定下来，并出现了“十三经”的提法。

《孟子》与《论语》一样，也属于以记言为主的语体文，但它比《论语》又有所发展。《论语》的文字简约、含蓄，《孟子》则有许多长篇大论，气势磅礴，逻辑性强，既尖锐机智而又从容舒缓，对后代的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当时，与孟子同时代的一些思想家如商鞅、荀子、庄子等人都已经在写作专题短论，而《孟子》的文体仍然依仿《论语》，后人认为《孟子》一书的编纂沿袭了《论语》的体裁是不无道理的。这不仅是形式上的模仿，它与孟子自诩儒家的正统传人有很大的关系，孟子曾说过：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其间必有名世者”，“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，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，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，然而无

有乎尔？”他虽然没有直说，但自负其传道之任的倾向是很明显的。美国学者迈克尔·H·哈特在排比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时，把孟子列在第九十二名，并指出：“孟子的著作肯定对中国人有影响。虽然他对儒教的影响远不如圣·保罗对基督教的影响大，但是他无疑是一位有巨大影响的作家。在大约二十一个世纪中，在占人口为世界百分之二十多的国度里，到处都在学习他的思想。全世界也只有几个哲学家有过这么大的影响。”

《孟子》被列入儒家经典的时间比较晚，再加上它又有过不受重视的“前科”，因此，有关它的研究著作不及《论语》那么多，但由于它后来被列入《四书》，所以，疏释它的著述仍多于其他的儒家经典。现在我们研读《孟子》值得参考的专著有以下几种：

东汉赵岐的《孟子章句》。这是现存最早的《孟子》注，据赵岐在《孟子题辞》中的自述，他的注是“述己所闻，证以经传，为之章句，具载本文，章别其旨，分为上下，凡十四卷。究而言之不敢以当达者，施于新学可以寤疑辨惑，愚亦未能审于是非，后之明者见其违阙，悦改而正诸，不亦宜乎”。赵岐的注释比较平直，较少附会，他为各章所作的章指对后人理解《孟子》的帮助不小，而且，他的注中还保留了许多很宝贵的材料，例如，他所见到的《尚书》还不是后来真假杂糅的本子，所以，他对《孟子》引《书》的注释，对后人研究《尚书》就很有价值。清代的阮元说他的注“以较马(融)、郑(玄)、许(慎)、服(虔)诸儒稍为固陋，然属书离辞、指事类情，于诂训无所戾，七篇之微言大义藉是可推，且章别为指，令学者可分章寻求，于汉传注别开一例，功亦勤矣”；梁启超许为汉代经师“最可宝贵之著作”，都是比较公允的评价。正因为如此，他的注一直流传不绝，朱熹的《集注》亦对它采获颇多，这些绝不是偶然的。

南宋朱熹的《孟子集注》。这是宋人注释《孟子》的代表作，

也是阐述新儒家(理学)思想的经典之作。宋代尊《孟子》为“经”之后,出现了一批疏释《孟子》的著述,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旧题为北宋孙奭据赵注所作的疏,通行的“十三经注疏”就采用了这个注释本。这部著作其实并不出于孙奭之手,前人已基本有所论定(参见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》),尤其成问题的是,其说解亦不很高明,朱熹就曾说该疏“全不似疏体,不曾解出名物制度,只缠绕赵岐之说”;《四库提要》也说它“皆敷衍语气,如乡塾讲章”。相比之下,朱熹的说解就显得较为精当,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曾评论说:“朱熹之于《四书》,为其一生精力之所萃,其剖析疑似、辨别毫厘,远在《易本义》、《诗集传》等书之上。名物度数之间,虽时有疏忽之处,不免后人之讥议,然当微言大义之际,托经学以言哲学,实自有其宋学之主观的立场。”(《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·朱熹》)

清焦循的《孟子正义》。这是清人经典新疏的代表作之一,如上所述,《孟子》一书向乏较好的疏,朱熹《集注》虽善,但其中杂有许多新儒学的见解,对于真正确切理解《孟子》仍嫌不足。因此,新疏之需要,除《尚书》外,就数其最为迫切了。焦循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,以其才能是足够为《孟子》作疏的,但他的大半精力萃于易学,等到他着手为《孟子》作疏时已经垂老,书方成便故去了。焦循说,为《孟子》作疏有十难,经前人的努力,其难已减去七八。这既是实话,也是他的自谦。焦循此书亦以赵岐注为基础,广搜清代学者考订注释《孟子》的成果凡六十余家,再加上焦循自己所作的注释汇编而成。焦循是书虽以训释名物为主,然对书中的义理也解得极为简扼允当。梁启超后来评价说,焦循“于身心之学固有本原,所以能谈言微中也。总之,此书实为后此新疏家模范作品,价值是永远不朽的”(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)。此外,清代学者崔述的《孟子事实考》、近人钱穆的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》,对孟子及其弟子的事实论考颇

详，补充了孟子事迹不详的阙略，是了解孟子其人及其学派的必读材料。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，清代还有两部与《孟子》有关的重要著作，那就是戴震的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和康有为的《孟子微》。这两部书形式上是疏释《孟子》，但都是借此阐述自己的哲学主张，对于研究他们两人的思想很有价值，而与《孟子》本身的关联倒并不很大。

本书是为适合中等水平读者阅读而编著的一个普及读本，对经文的解释大体参考赵岐、朱熹、焦循三家的注释而断以己意。每章经文除译、注外，还设有“段意”对该章的要点略作提示，其说法基本折衷前人的成说。本书的译文和段意部分曾收入笔者所译述的《白话四书》，此次撰为译注，基本依照原貌，个别地方吸收读者的意见作了修改。笔者水平有限，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、疏漏，敬请读者不吝指正。

金良年

目 录

前言	1
梁惠王上	1
梁惠王下	24
公孙丑上	53
公孙丑下	77
滕文公上	101
滕文公下	122
离娄上	144
离娄下	170
万章上	198
万章下	219
告子上	238
告子下	260
尽心上	282
尽心下	312

梁惠王上

1.1 孟子见梁惠王，^[1]王曰：“叟不远千里而来，^[2]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^[3]

孟子对曰：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‘何以利吾国’，大夫曰‘何以利吾家’，士、庶人曰‘何以利吾身’，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^[4]万乘之国，^[5]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；^[6]千乘之国，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^[7]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

【注释】

〔1〕梁惠王：即魏惠王，名罃，前369—前319年在位，惠是他死后的谥号。前362年，魏国将都城从安邑（今山西夏县西北）迁到大梁（今河南开封），因而它也被称为梁。

〔2〕叟：对老人的尊称。

〔3〕亦：句首助词，无义。下文的“亦有仁义而已”中的“亦”则是但的意思。利：朱熹《孟子集注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集注》”）云：“王所谓利，盖富国强兵之类。”

〔4〕交征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征，取也。上取乎下，下取乎上，故曰交征。”

〔5〕万乘（shèng 剩）之国：具有万乘兵车的国家。春秋战国时代以

兵车的数量来计算国家的实力。所谓“万乘之国”，就是能动员万乘兵车、万乘后勤用车的国家。据当时的说法，天子地方千里，能拥有万乘兵车；诸侯地方百里，只能拥有兵车千乘。因此，“万乘之国”是天子的代称，但那时称为“七雄”的诸侯大国都已自称为王，所以时人就用此词指称强国。

〔6〕弑(shì 试)：古代对在下者杀害在上者的说法。千乘之家：此处的家指有封邑采地的公卿大夫。

〔7〕后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不急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进见梁惠王，惠王说：“老丈不远千里前来，将使我国有所获利吗？”

孟子答道：“大王何必说利呢？只有仁义罢了。大王说‘用什么使我国获利’，大夫说‘用什么使我家获利’，士和庶人说‘用什么使我自身获利’，上上下下交相牟利，国家就危险了。拥有万乘兵车的国家，谋害它君主的必定是拥有千乘兵车的家族；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家，谋害它君主的必定是拥有百乘兵车的家族。万中取千，千中取百，不能算不多了。倘若不顾义而看重利，那不夺取全部是不会满足的。重仁的人从来不会遗弃他的亲族，重义的人从来不会不顾他的君主。大王只说说仁义吧，何必说利呢？”

【段意】

据《史记·魏世家》记载，魏惠王三十五年(前335年)，“卑礼厚币以招贤者，而孟轲至梁”。(清代学者崔述认为，《史记》的记载有误，孟子至魏当在惠王去世前一二年。见《孟子事实录》)魏国在战国初年本是一个较强的国家，到了惠王统治时，正如他自己在后文中所说的：“东败于齐，长子死焉；西丧地于秦七百里，南辱于楚。”求强之心比较急切。因此，一见面就问孟子：“将使我国有所获利吗？”孟子认为，导致战国纷攘这一大变局的根源正在这个“利”上，“利”打破了延续了数百年的统治体制与社会秩序，因此，孟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“仁义”。“仁

义”既是本章的要点，也是孟子思想的大纲。司马迁对孟子的这一论点也十分赞赏，他在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的序中说：“余读孟子书，至梁惠王问‘何以利吾国’，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曰：嗟乎，利诚乱之始也！夫子罕言利者，常防其原也。”

1.2 孟子见梁惠王，王立于沼上，^[1]顾鸿雁、麋鹿，^[2]曰：“贤者亦乐此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。《诗》云：‘经始灵台，^[3]经之营之。^[4]庶民攻之，^[5]不日成之。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。王在灵囿，^[6]麋鹿攸伏。^[7]麋鹿濯濯，^[8]白鸟鹤鹤。^[9]王在灵沼，于物鱼跃。’^[10]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之，谓其台曰灵台，谓其沼曰灵沼，乐其有麋鹿鱼鳖。古之人与民偕乐，故能乐也。《汤誓》曰：^[11]‘时日害丧？^[12]予及女偕亡！’^[13]民欲与之偕亡，虽有台池、鸟兽，岂能独乐哉？”

【注释】

[1] 沼：水池。

[2] 鸿雁、麋鹿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鸿，雁之大者；麋，鹿之大者。”

[3] 《诗》：此处诗句引自《诗·大雅·灵台》，这是一首歌颂周文王德行的诗歌。经始灵台：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（以下简称“孔疏”）释此句云：“经理而量度，初始为灵台之基址也。”灵台的旧址在今陕西省鄠县以东。

[4] 营：郑玄《毛诗笺》（以下简称“郑笺”）云“营表其位”，孔疏云：“谓以绳度立表以定其位处也。”

[5] 攻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治也。”

[6] 王：指西周的开国君主周文王。灵囿：囿是畜养禽兽的场所，规模小的用于游观，规模大的用于围猎。灵台之下有囿和池沼，故称“灵

囿”，下文的“灵沼”与此意同。

[7] 麇(yōu 忧)：雌鹿。攸：郑笺云：“所也。”伏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安其所不惊动也。”

[8] 濯濯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肥泽貌。”《诗》毛传(以下简称“毛传”)谓“娱游也”。

[9] 鹤鹤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洁白貌。”

[10] 于：句首助词，无义。朱熹《集注》说是赞美叹词。刃(rèn 刃)：毛传云：“满也。”

[11] 《汤誓》：《尚书》篇名，商汤讨伐夏桀的誓师词。

[12] 时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是也。”害(hé 和)：何，指何时。《尚书》原文作“曷”，义同。据《尚书大传》说，夏桀暴虐无道，大臣向他劝谏，他居然无耻地说：“上天有太阳，如同我拥有天下，太阳会灭亡吗？太阳灭亡了，我也就灭亡了。”于是民众就说了此处所引的一段话，表示了对夏桀统治的厌弃。

[13] 女：通“汝”，你。偕：一同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进见梁惠王，惠王站在池边，顾望着飞雁、驯鹿，说：“贤者也以此为乐吗？”

孟子答道：“贤能者才有这样的快乐，不贤者虽然有这些却不感到快乐。《诗》说：‘灵台刚刚奠基，正在规划之中。民众赶来建造，没有几天竣工。王曰建台勿急，民众像子女为父母出力一样踊跃。文王来到灵囿，母鹿安卧不惊。母鹿多么壮实，白鸟多么洁净。文王来到灵沼，满池鱼儿跃迎。’文王用民力建高台、挖池沼，民众欢欢喜喜，把这个台称为灵台，把这个池称为灵沼，对它有禽兽鱼鳖感到高兴。古时候的君子与民众一起快乐，所以能够感到快乐。《汤誓》说：‘这太阳何时陨落？我们和你一起灭亡！’民众要与夏桀一起灭亡，他即使有高台池沼、飞禽走兽，难道能独自感到快乐吗？”

【段意】

此章是说，统治者必须与民众忧乐相通，体恤下民。这样民众高兴，统治者也高兴，形成上下和谐的政治局面。否则，把自

己的作乐建筑在民众的痛苦之上，这样的快乐难以持久，即使得到了也不会感受到快乐。

1.3 梁惠王曰：“寡人之于国也，^[1]尽心焉耳矣！^[2]河内凶，^[3]则移其民于河东、移其粟于河内，^[4]河东凶亦然。察邻国之政，无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邻国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王好战，请以战喻。填然鼓之，^[5]兵刃既接，弃甲曳兵而走，^[6]或百步而后止，或五十步而后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则何如？”

曰：“不可！直不百步耳，^[7]是亦走也。”

曰：“王如知此，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。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食也；^[8]数罟不入洿池，^[9]鱼鳖不可胜食也；斧斤以时入山林，^[10]材木不可胜用也。谷与鱼鳖不可胜食，材木不可胜用，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。^[11]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^[12]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，^[13]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^[14]百亩之田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；谨庠序之教，^[15]申之以孝悌之义，^[16]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^[17]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^[18]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。

“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，^[19]途有饿莩而不知发，^[20]人死则曰‘非我也，岁也’，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‘非我也，兵也’。王无罪岁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”

【注释】

〔1〕寡人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诸侯自称，言寡德之人也。”

〔2〕焉耳：赵岐《孟子注》（以下简称“赵注”）云：“焉耳者，息至之辞。”

〔3〕河内：相当于今河南境内的黄河以北地区，《史记·晋世家》：“当此时晋强，西有河西，与秦接境，北边翟，东至河内。”凶：荒年。

〔4〕移其民、移其粟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移民以就食，移粟以给其老稚之不能移者。”河东：指今山西省西南部，因黄河经此作北南流向，该地区位于黄河以东而得名。

〔5〕填然：鼓声充盈的意思。古代作战，以击鼓表示进军，以鸣金（击钲，钲是一种形似钟的乐器）表示退兵。之：句末助词，无义。

〔6〕曳（yè 叶）兵：拖着兵器。走：《说文》云：“趋也。”古代所说的走，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跑；而现在所说的走，在古代称为步。

〔7〕直：只是。

〔8〕胜（shēng 升）：尽，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不可胜食，言多也。”

〔9〕数罟（shuò gǔ 朔古）：网孔细密的渔网。赵注云：“密细之网，所以捕小鱼鳖者，故禁之不得用。鱼不满尺者不得食。”洿（wū 乌）：大的意思。又，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汙下之地，水所聚也。”

〔10〕斤：砍刀，古代常斤、斧连称。以时：按一定的季节。

〔11〕丧死：葬送死者。

〔12〕五十者可以衣（yì 艺）帛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五十始衰，非帛不暖，未五十者不得衣也。”衣在此作动词用。

〔13〕鸡豚狗彘（zhī 支）：豚是猪，彘是小猪，此处概指农家养殖的家畜。无失其时：不耽误繁育的时节。朱熹认为是指在家畜繁育的季节不宰杀母畜。

〔14〕七十者可以食肉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七十非肉不饱，未七十者不得食。”

〔15〕庠序：古代的乡学。

〔16〕申：重复、一再。

〔17〕颁白：同“斑白”，花白头发的老人。负戴：古代用人力搬运重物的两种方式，负指背在背上，戴指顶在头上。

〔18〕黎民：老百姓，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黎，黑也。黎民，黑发之人，犹秦言黔首也。”

〔19〕检：节制、制止，赵注云：“以法度检敛也。”

〔20〕途：道路。莩：饿死的人。发：开仓赈济。

【译文】

梁惠王说：“我对于国家，很尽心了吧！河内饥荒，就把那里的民众迁移到河东、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去，河东饥荒时也这样。了解一下邻国的政绩，没有像我这样尽心尽力的。邻国的民众不见减少，我的民众不见增多，是什么道理呢？”

孟子答道：“大王喜好打仗，让我用打仗来作比喻。战鼓咚咚，交战开始了，战败的士兵丢盔弃甲拖着武器奔逃，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，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。跑了五十步的人因此而讥笑跑了一百步的人，行不行呢？”

惠王说：“不行！他只不过没有跑到一百步，也同样是逃跑。”

孟子说：“大王如果知道这个道理，就不要希望你的民众比邻国多了。不违背农时，粮食就吃不完；密孔的渔网不入池沼，鱼鳖就吃不完；斧子、砍刀按季节进入山林，木材就用不完。粮食和鱼鳖吃不完，木材用不完，就使得民众的生、死都没有缺憾了。生、死没有缺憾，是王道的开端。五亩宅田种植桑树，年满五十的人就能穿上丝绸了；鸡鸭猪狗不失时节地畜养，年满七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；百亩农田不误了它的耕作时节，数口之家就能没有饥荒了；注重乡校的教育，强调孝敬长辈的道理，须发斑白的人就不至于在道路上背物负重了。年满七十的人能穿上丝绸、吃上肉，老百姓能不受饥寒，做到了这些而不称王天下的还从未有过。

“猪狗吃着人的食物而不知道制止，路上有饿死的人而不知道赈济，人死了反而说‘与我无关，是年成不好的缘故’，这和把人杀了却说‘与我无关，是武器杀的’，有什么不同。大王不要怪罪于年成不好，那么天下的民众就来投奔你了。”

【段意】

孟子认为，梁惠王的办法不能说一无是处，但还是没有在本问题上着力，所以用“五十步笑百步”的例子来打比喻。梁惠王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才能使更多的民众来归顺他，孟子因势利导地讲述了“王道”的政治、经济措施。孟子认为，要称王称霸，首先必须得到民众的拥护，而做到这一点的起码条件是民生

有保障，这就是文中所说的“生、死没有缺憾，是王道的开端”。孟子在此所规划的施政措施，概括起来是两条：一是使百姓富庶，二是要对他们进行伦理道德教育。这与孔子所谓“富之”（先使民众富庶）、“教之”（然后要对他们进行教育）的观点（见《论语·子路》篇）是一脉相承的。宋代理学家程颐说：“孟子之论王道，不过如此，可谓实矣。”（朱熹《集注》引）

1.4 梁惠王曰：“寡人愿安承教。”^[1]

孟子对曰：“杀人，以梃与刃有以异乎？”^[2]

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

“以刃与政有以异乎？”

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

曰：“庖有肥肉，^[3]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，此率兽而食人也。^[4]兽相食且人恶之，为民父母，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，恶在其为民父母也？^[5]仲尼曰‘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’，^[6]为其象人而用之也。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？”

【注释】

[1] 安：安心、乐意。

[2] 梃：木棍。刃：刀。

[3] 庖：厨房。

[4] 率：放任。一说，率作率领讲。

[5] 恶(wū 乌)：何，疑问副词。

[6] 仲尼：孔子字仲尼。俑：古代用于殉葬的偶人。后：后裔。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古之葬者，束草为人以为从卫，谓之刍灵，略似人形而已。中古易之以俑，则有面目机发而大似人矣。故孔子恶其不仁，而言其必无后也。”其实，古代是先有活人殉葬，尔后才以俑来代替的，孔子不知道这点，所以作此感叹。